

## 黑塞对歌德“对立统一”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马 剑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通过分析赫尔曼·黑塞在《感谢歌德》一文中的阐述及其相关作品,并将黑塞的作品与歌德的相关作品进行文字和思想内容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给黑塞带来最大困惑的是歌德关于“对立统一”问题的思考:一方面黑塞认为,歌德所思考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本人也正在探究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黑塞又认为,只有“解决”了这一难题,人的精神才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才能达到一种更理想的精神境界。于是,在对歌德思想的接受中,黑塞尝试着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这一问题并努力寻找思想上的突破。

**关键词:** 黑塞; 歌德; “对立统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 I516.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60(2012)06-0010-06

1932年,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之邀,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为《欧洲》(Europe)杂志的歌德专号写下了散文《感谢歌德》(Dank an Goethe)。与许多读者在看到这一标题时的设想和期待不同的是,黑塞并没有把这篇文章简单地写成极力颂扬这位德国乃至世界文学巨匠的赞歌,而是赋予了“感谢”一词一个更加深刻的含义,文章的开篇就非常耐人寻味:

在所有德国的诗人中,歌德是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他引起了我最多的思考,极大地困扰着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强迫我仿效他或者反对他。他并不是我最喜爱和最欣赏的诗人,并不是我毫无抵触的诗人,不,此前有过其他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让·保尔(Jean Paul)、荷尔德林(Hö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莫里克(Mörike)等等。但是,这些诗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曾经成为我的严重的困难和重要的道德上的动力,和这些诗人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需要斗争和争论,而我却不得不一再与歌德展开思想的对话和精神的斗争。<sup>①</sup>

也就是说,黑塞“感谢”歌德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歌德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作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在于歌德所带给黑塞本人的精神“动力”,在于歌德的思想在黑塞的头脑中所引起的极其强烈的共鸣,甚至还在于给他带来的在思考方面的困惑与痛苦。为了格外突出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黑塞清楚地区分了作为诗人的歌德和作为文人及思想家的歌德:

几乎还是在孩提时我就开始认识他,他青年时的诗歌和维特(Werther)完全征服了我。这个歌德,这个纯粹的诗人,这位歌手,这位永远年轻和天真的人,从没有成为我的困难,从没有令我感到困惑。

与此相反,在我青年时代时我还遇到了另一个歌德:遇到了那位伟大的作家、遇到了那位人文主义者、思想家和教育家、那位评论家和纲领的制订者,遇到了那位魏玛的文人,遇到了席勒的朋友、艺术收藏家、报刊的创建者,遇到了无数文章和通信的作者,遇到了向爱克曼(Eckermann)做口授的人,这个歌德对于我来说也变得无比重要。……

收稿日期:2012-04-14

作者简介:马剑(1974-),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sup>①</sup> Hesse, Hermann: Dank an Goethe,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Zwölfter Band,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2. 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in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n,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1987. S. 145-154; hier S. 145. 以下引用简称 Dank an Goethe.

在诗人歌德的身上能够欣赏到很多,但却无法学到什么。他所能做到的事情是无法学习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既没有成为我的榜样也没有变成我的困难。<sup>①</sup>

而与此相反,作为文人和思想家的歌德却在黑塞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震荡,黑塞详细描述了这一影响的表现形式:

作为文人、人道主义者、思想家的歌德却很快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巨大的困难;除了尼采之外,没有任何作家花费了我如此多的精力、如此吸引我、又如此令我感到痛苦,如此地迫使我展开深入的研究。……尽管诗人歌德更加和蔼可亲而且带来更大的享受,但是,作为文人的歌德却必须予以重视而无法回避,早在我 20 岁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他是将一种德国人的生活建立到精神上的最宏伟而看上去最成功的尝试。此外,他也是将德国人的天赋与理性相结合(Synthese)的一次唯一的尝试,是调和(Versöhnung)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调和安东尼和塔索、调和不负责的、音乐的酒神的狂热与一种对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信仰的无与伦比的试验。<sup>②</sup>

也就是说,黑塞在歌德的思想中、在他所理解的歌德的形象里,深切地洞悉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两极”、也就是互相对立的两种要素的存在,在这段描述中,这一对要素的对立即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这自然使人非常容易地联想到歌德在《浮士德》(Faust)中描写的浮士德在其性格两重性之间的踟躅,联想到浮士德对自己胸中两个灵魂的认知:

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想从另一个挣脱掉,  
一个在粗鄙的爱欲中  
以固执的器官附着于世界;  
另一个则努力超尘脱俗  
一心攀登列祖列宗的崇高灵境。<sup>③</sup>  
正是由于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这一对对立

的天性的存在,同时又深切地体会到它们的要求无法被同时满足,浮士德才会与魔鬼打赌,期望在书斋之外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尤其是对于《浮士德》第一部的情节发展来说,这对立的两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德国的另一位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也于 1794 年前后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撰写了《审美教育书简》(Ue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深入分析了人以感性和理性为代表的双重本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由此可见,这一对立对于德国乃至西方的思想界来说是何等地重要,归根到底,它们恰恰代表了贯穿西方思想史的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和斗争。在黑塞看来,歌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一方面他在自己身上认识到了这种性格两重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尝试着将这二者相互结合、尝试着如何使它们达到某种“调和”,尝试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对于这种认识来说,它的确在黑塞本人的头脑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黑塞也同样在自己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和歌德一样,这一问题他同样根本无法回避,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之间心灵共鸣的体现:

我原本能够把他放到一旁只感到失望就完事了。但即使是这一点我也无法做到!正是这一点才是既奇特、美妙又令人痛苦的地方——我无法摆脱他,我不得不和他一起开始前行,不得不共同忍受他的失败,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再次发现他内心的矛盾(Zwiespältigkeit)。

仅就这一点已经令人心动、已经很了不起——他并没有满足于普通的目标,他寻求的是伟大的目的,……具有说服力的首先是我多年来与日俱增的洞见——歌德的问题不是他独自的问题,不是市民阶层独自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严肃对待精神和言语的德国人的问题。<sup>④</sup>

于是,读者在黑塞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都

①、② Ebenda. S. 145f, S. 146f.

③ [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也可参看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Faust. Texte. Herausgegeben von Albrecht Schöne.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 57.

④ Dank an Goethe. S. 148.

读到了对人的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天性的细致描绘,以长篇小说为例,无论是发表于1919年的《德米安》(Demian)中的神性和魔性,出版于1922年的《悉达多——一部印度作品》(Siddhartha – Eine indische Dichtung)中主人公在声色犬马的世俗生活和永恒的精神追求之间的辗转徘徊,还是1927年问世的《荒原狼》(Der Steppenwolf)中哈利·哈勒(Harry Haller)对自己身上人性和狼性的深刻认知,都表现了这两种天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而歌德给黑塞造成的更大的疑惑则在于其解决这一思想难题的方式,对于他的尝试,黑塞一方面这样评价道:

显然,这种尝试并没有完全成功。他也根本无法成功!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因为在我看来,对至高无上和不可能的一再追求恰恰是精神的特征。在歌德自己的生命和作品中没有完全成功的是,将质朴的诗人与聪慧的市侩,将心灵与理性,将自然的崇拜者与思想的鼓吹者集于一身,在这里和那里会张开一道宽大的裂痕,在这里和那里会出现尴尬的、无法忍受的冲突。<sup>①</sup>

而另一方面,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里,黑塞却又这样描述着那个他心目中“智者歌德”(Goethe der Weise)的形象:

无论神奇的诗人歌德的形象在我看来多么清晰和可爱,无论我认为把文人和师长歌德看得多么透彻——在这些形象背后,透过这些形象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存在。在这个对于我来说最伟大的歌德形象中矛盾合为一体,它既不是单方面地与阿波罗的典范也不是与寻找母体的、深沉的浮士德精神相一致,而是恰恰就存在于这一两极性(Bipolarität)之中,存在于这一既无处不在又无处找寻的家园之中。<sup>②</sup>

这两段看似佯谬的描述却恰恰对于理解黑塞和歌德的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性:一方面,它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对要素相互之间不可调和的对

立性,一个是人的经验的个体的缺少精神的物质存在,另一个则是人的永恒不变的甚至与神性相通的精神本质,它们之间的矛盾似乎永无休止,正如席勒在1797年6月一封致歌德的信中给《浮士德》的创作所提出的建议:“不能放弃的是人性格的两重性和把精神与物质在人身上结合起来的失败的追求。”<sup>③</sup>另一方面,黑塞却又能够敏锐地洞察到在歌德身上、在歌德的思想里这对立的两极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Einheit),尽管他无法准确地描述出这种统一的表现形式,尽管他只能将歌德达到这种统一的方式称为“智慧”去揣测,只能称呼歌德是一位“神秘的智者”,但是,同样极力寻求着这对立背后的统一的黑塞却明确地指出,“我们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在诗歌中、在《浮士德》的后半部、在书信当中会找到这一神秘智者的零星箴言和描述”。<sup>④</sup>因此,下面两个问题便值得探讨——黑塞是否会从歌德的这些零星的箴言和描述中获得些许灵感?他与歌德在解决这一思维难题上是否会“殊途同归”呢?

1820年,71岁的歌德在其杂志《形态学》(Zur Morphologie)上发表了一首无题小诗,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你们必须在观察自然时

始终关注一与一切;

无物在内,无物在外(Nichts ist drinnen, nichts ist draußen):

因为内在之物即在外(Denn was innen das ist außen)。

如此,你们便毫不犹豫地

神圣而公开地获知了秘密。<sup>⑤</sup>

诗行虽然不长,但却蕴藏着深刻的哲理。首先,第二行中“一”与“一切”看似两个普通的词汇,但当把它们放到一起时,它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视角,这里,歌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

①、② Ebenda. S. 147, S. 151f.

③ Goethe, Johann Wolfgang: Faust. Texte. Herausgegeben von Albrecht Schöne.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 772.

④ Dank an Goethe. S. 152.

⑤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in 14 Bänden. Band I Gedichte und Epen I. Textkritisch durchgesehen und kommentiert von Erich Trunz. München, 1998. S. 358.

题:人在观察自然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包含一切的整体。只有在这个角度下面,诗人才能够得出第三、第四诗行的判断——既然自然是一个整体,也就没有了内与外的区别。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头脑之中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把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全体时,人才会有这样的认识,这个认识的内容看似简单,但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一认识就显得更加与众不同,难怪歌德要把这样一种认识看作一个神圣的秘密。

尽管黑塞并没有对这首诗专门写下任何感想或者评论,但耐人寻味的是,1919年12月,也就是在写作小说《德米安》和《悉达多》之间的时间里,黑塞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做《内与外》(Innen und Außen),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和歌德的上述诗行几乎完全相同的句子成为了贯彻小说的主线——耽于思考、博学且醉心于逻辑思维的主人公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对朋友埃尔温(Erwin)的一次拜访中在后者书斋的墙壁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无物在外,无物在内,因为外在之物即在内。”(Nichts ist außen, nichts ist innen, denn was außen ist, ist innen)<sup>①</sup>应弗里德里希要求,埃尔温对这句话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无物在外,无物在内。其宗教意义你是知道的:上帝无处不在。他在精神中,也在自然里。一切都是神圣的,因为上帝是万物。以前,我们称之为泛神论。然后是哲学含义:我们的思维已习惯于区分内与外,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思维来说却并不必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存在着隐退到我们为其设定的界限背后、隐退到彼岸的可能。在组成我们世界的诸多对立的彼岸,会出现新的不同的认识。<sup>②</sup>

显然,与歌德相比,黑塞在这里更加清晰地阐释了一个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而且,他把“内”与“外”与人的主观思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内”可以代表人的主观意识,而“外”则可以象征着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和歌德的诗行相比,黑塞更加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如果人作为主体彻底地改变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如“外在之物即在内”所暗示的那样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它们合而为一,那么,感性和理性、物质与精神——这两种并存在人身上的原本水火不容的天性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对立的消除,而是说它们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思想中成为了一个统一体。在小说中,埃尔温送给了弗里德里希一个陶土烧制的神像,它最大的特点便是具有两张完全相同的面孔,显然,这个神像恰恰象征着内与外的同一,弗里德里希在这个神像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精神经历了从对神像感到厌恶、恐惧到觉得它必不可少、觉得它已渗透到自身心灵中的转变过程,从而终于获得了内与外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的认识,这也象征着他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于是在小说结尾处,当弗里德里希再度拜访埃尔温时,后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你已经经历过:外能够变成内。你已经到达了对立的两者的彼岸。你看,这就是魔法。”<sup>③</sup>

如果说《内与外》的内容仅仅是这种思维方式转变的开始,黑塞还只能把这一过程用“魔法”来概括的话,那么,在两年后出版的小说《悉达多——一部印度作品》中,黑塞对这种思考方式变化和“统一”思想的描写就显得愈加成熟而生动,而与歌德异曲同工的是,这一切都是围绕一种观察展开的,即对河水的观察。

在对主人公悉达多身上感性和理性本质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做了详细地描述之后,<sup>④</sup>悉达多带着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来到了多年前他曾经横渡过的那条河的河边,在此,黑塞终于为主人公思维方式的转变找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河水。

悉达多留在了河边,开始从河水那里“学习”他想要了解的“秘密”。首先,他看出了河水的一

<sup>①</sup> Hesse, Hermann: Innen und Außen.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Vierter Band. S. 372-386; hier S. 375. 以下简称 Innen und Außen.

<sup>②</sup>、<sup>③</sup> Ebenda. S. 378, S. 386.

<sup>④</sup> 马剑:《寻求“自我”之路——论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01-110页。

个特点——它既是“不变”的,又是“常新”的:

这河水流啊流,永不停息,却又总是在这里。它在任何时刻都是一个样,但在每个瞬间又是全新的!<sup>①</sup>

显而易见,河水的这一特点已将个体的感性与理性的两个本质都“包容”了进去,说其“不变”,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那个永恒的理性始终如一;而说其“常新”,是由于那个感性的要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于是,河水俨然已成为了人的生命的象征,成为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进而,主人公对河水又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河水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在源头,在河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急流中,在大海里,在山区,到处都是一样的,对于它来说,只存在“现在”,而不存在过去和将来的阴影。<sup>②</sup>

无疑,由于主人公已将河水的包容性从时间扩大到了空间,所以河水在这里已不仅象征着人的生命,而是已代表了世间的一切。也就是说,在主体的思想中,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这恰如上述歌德诗句中所表达的那样:“你们必须在观察自然时/关注一与一切。”于是,主人公终于从对河水的感悟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将来,一切都是现在,一切都只有本质和现在。”<sup>③</sup>换句话说,一切变与不变的“结合点”——时间的存在已经不被主体所意识,在每一时刻,世界在他眼中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于是,黑塞笔下的主人公用这样的方式“神圣而公开地获知了秘密”,达到了自身思考的终极目的——赋予人尤其是个体的存在一个永恒的意义。于是,黑塞这样描述着主人公达到这种精神状态时的感受和认识:

一切就是一体,一切都相互交织、联系、千百次地纠缠在一起。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目标,所有的欲念,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善与恶,所有的一切构成了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事情的长河,构成了生活的旋律。悉达多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河水的声音,倾听着这千百种声音的歌曲,他既不听命于烦恼也不受制于欢笑,他的心灵不受任何声音的羁绊,他的自我也不融入其中,相反,他聆听着一切,感受着整体,感受着统一。然后,这支由上千种声音组成的歌曲便凝聚成一个字,那就是“唵”——达到完善。<sup>④</sup>

黑塞的这番描绘似乎成了歌德1829年2月、也即他80岁时创作的一首诗作《遗言》(Vermächtnis)的最好诠释,因为在这首诗的第一节和第五节中歌德明确谈到了永恒与一切、永恒与存在、永恒与时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生物会化为虚无!

永恒始终在一切中显现,

你应该幸福地生存!

存在即永恒;因为法则

保存着装点宇宙的

生机勃勃的宝藏。

……

平和地享受富裕和幸福,

理性无处不在,

生活为生命而欣喜。

继而,往昔常存

眼前的未来遍布生机,

瞬间即是永恒。<sup>⑤</sup>

显然,歌德的思考也聚焦到了世间一切存在的载体——时间上面,“瞬间”即是“一”,而由“往昔”、“眼前”和“未来”构成的时间的长河便代表了一切的存在,赋予存在以永恒的意义的前提就在于观察和思考角度的变化。“瞬间即是永恒”并不意味着否定存在之物的发展变化,而是象征着彼此矛盾的事物能够和谐地融入到生命的统一的整体之中,<sup>⑥</sup>而与此同时,作为思维主体的人也使个

<sup>①</sup> Hesse, Hermann;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Fünf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7. S. 353-471; hier S. 432.

<sup>②</sup>、<sup>③</sup>、<sup>④</sup> Ebenda. S. 436、S. 436、S. 458.

<sup>⑤</sup>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in 14 Bänden. Band I Gedichte und Epen I. Textkritisch durchgesehen und kommentiert von Erich Trunz. München, 1998. S. 369f.

<sup>⑥</sup> 可参看 Ebenda. S. 733-737; und 1400 deutsche Gedichte und ihre Interpretationen. Herausgegeben von Marcel Reich-Ranicki. Zweiter Ban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2002. S. 517-521.

体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升华。正是由于对永恒具有这样深刻的洞见和不懈的追求,歌德在黑塞心目中才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尽管他看起来有时略带着市民习气、略微有些天真、略带着些官腔而且已经大大地褪去了维特的野性,但是,其特殊地位却始终那么伟大,其内涵却始终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是所有目标中最高贵的一个——使一个由精神统治的生活成为可能并把它建立起来,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也为了他的民族和时代。即使在他的迷途中,那也是全面掌握他那个时代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尝试,并使其服务于一种崇高的个人精神,此外,还使其服务于一种超越个人(überpersönlich)的精神本质和品德。作家歌德为其时代最优秀的人物树立起一个人的形象(Menschenbild),一个人的典范(Menschen-Vorbild),与之相比、与之相接近是那些具有良好愿望的人的理想。<sup>①</sup>

如上文所述,恰恰是因为歌德在追求那至高无上的理想,即如何超越感性和理性这对立的两极以达到统一的过程中尽管道出了那最高的智慧,但却并没有详细讲述他个人的思考经历,所

以,和他拥有同样追求的赫尔曼·黑塞才会一边怀揣着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一边探究这份智慧的内涵。而当他自己也感悟到那份智慧的时候,他才愈发深切地体会到歌德这位先贤的伟大。同时,黑塞也没有忘记把这份感谢写入作品——在小说《荒原狼》中,黑塞专门描写了主人公哈利·哈勒的一段梦境,在其中他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偶像歌德并与之展开了一番对话,歌德在这部小说中最终成为了不朽者的化身;而对于统一的认识,黑塞更是在 1923 年创作的散文集《疗养者》(Kurgast)中把它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在世界上,令我诚实笃信的、令我感到如此神圣的莫过于统一的观念——整个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统一体,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恶只是因为我们个人不再把自身看作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自我的妄自尊大。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受了許多痛苦,犯下了很多过错,不少荒唐和辛酸的事也总来找我的麻烦,但是,我总是能顺利地将自己解脱出来,忘却并且奉献自我,感受统一,将内与外、自我和世界的矛盾看作错觉,闭上眼睛欣然融入到统一之中。<sup>②</sup>

## Hermann Hesse's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oethe's Law of Unity of the Opposites

MA Jian

(Department of Germ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Hesse's interpretation in his article "Thanks to Goethe" ("Dank an Goethe") and his other related works, by comparing Hesse's works to Goethe's relevant ones regarding their wording and ideological contents, it could easily be concluded that it is Goethe's contemplation about the law of unity of the opposites that proves to be the most confusing for Hesse. On one hand, Hesse himself also takes an interest in this problem — he even considers it a timeless, everlasting theme. On the other hand, Hesse is of the belief that human spirit could only rise to a higher level, or reach a more ideal state of mind, when this problem is solved. Therefore, in acceptance of Goethe's thinking, Hesse attempts to discuss this problem in his own works, and seeks an ideological breakthrough.

**Key words:** Hesse; Goethe; unity

(责任编辑:周淑英)

① Dank an Goethe. S. 146.

② Hesse, Hermann; Kurgast. In: Gesammelte Werke in zwölf Bänden, Sieb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7. S. 5-113; hier S. 61f. 马剑:《赫尔曼·黑塞的哲学信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9-22 页。